

主编先生：

我是贵刊的一个读者。首先祝贺你们办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期刊，并在短时间内拥有很多的读者。其次，我想对贵刊 2010 年第 4 期作者萨苏的一篇文章《科学院故事之钟家庆与蹬三轮的》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作为长期在科学院工作的研究工作者，我认为萨苏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以前写的关于数学的系列文章严重失实，任意杜撰、生硬编造之处很多。仅以描写钟家庆这篇为例，我随便就可以找到很多编造的痕迹。虽然下面只列三个失实之处，实际上此文的任意编造俯拾即是。

例一，全文谈及钟家庆教授时，给人的印象似乎钟和萨父长期合作。可实际上他们两人同在中科院数学所仅一年半左右，其间并无合作。钟家庆于 1964 年随华老去了中国科大，并在那里渡过文革前期。文革后期钟家庆回到北京又先加入了其夫人工作的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工作。直到七十年代末钟教授才回到中科院数学所，萨父则已离开了数学所。所以萨的这篇文章中描述的文革期间盖小房子一事很难在时间和地点上自圆其说。文章一开头说钟和萨父搭档也是子虚乌有。

例二，再说个小细节：文章说数学所分桔子，钟教授带学生分桔子；又说天热钟光膀子。试想分桔子是秋天了吧，北京秋天热得要光膀子？捏造痕迹明显。

例三，文章后边的故事完全杜撰。萨文说有个女生从武汉来，想报考钟的研究生，钟因衣衫不整以至落荒而逃，后来又终生不见这个女考生。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这个故事里还讲女学生打开自己的包，萨父看到厚厚的一本简报，里面有钟教授参加会议、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钟西装革履等等，这些全是杜撰。钟教授直到去世前仅获得陈省身奖等两个奖项（那时奖项极少）。他获得的陈省身奖还是他过世后由其儿子代领的。我们在科学院就没有见过他有西装革履的时候，而这个神秘的女士又是从哪里搞到这些获奖的报道和西装革履的相片？实际上，你们刊物在登这篇文章时可能也试图找一张钟先生的正装照，但我相信你们是找不到的；除非你们可以找到那个萨苏笔下的神秘女郎。

此外，钟家庆不是文中描述的“锋芒毕露”，而是相当谨慎；钟家庆不是“体格强健”，而是身体较弱；钟家庆不是“喜欢游泳”，而是从不游泳；钟家庆不是举止粗俗，而是较为儒雅，如此等等。

另一篇写陆汝钤院士的故事演绎得也极其夸张。比如陆先生的视力并非那么糟糕，文章却把他的视力描述得差得出奇，想来也是为了编故事；文章说陆先生在办公室外的擦鞋垫子上用力擦鞋底更是不着边际，我们数学所办公室门口从来就不摆什么擦鞋垫子。

萨苏的文章在数学界外边能吸引一些人的眼球，同时能增加一些点击率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社会上不尊重事实没有底线的作品比比皆是。但你们的刊物是数学人办的，是个严肃的刊物，并且在数学圈子里面有口碑有影响，那就要严谨认真一些。否则你们把那些胡编乱造的文章漂白了，就会给很多严肃的读者们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再次陈述一下，贵刊很多文章很不错，很有质量，有可读性。但希望贵刊能够甄别一些杜撰性的或演绎性的文章，不要使它们登上大雅之堂。这是我的一点建议；如你们觉得合理，希望能把此信刊登出来。

顺致敬礼。

舒学言

2012 年 2 月 18 日

